

保家卫国笔为枪



(上接9版)新华社记者徐熊传染上斑疹伤寒,病倒于战地,在志愿军战地医院抢救下获生,但有半个多月时间他一直处于昏迷中,在一边接受治疗,一边向后方医院转运,回国休养一段时期之后,他再次入朝参加前线报道工作。

在前线采访的新华社战地记者,体力消耗很大,需要定期回国休整,但由于没有更多的军事记者替换,志愿军总分社的很多采编人员都始终坚守在朝鲜,直到停战才回国。

不朽的文铭记不朽的名

黄继光、邱少云、杨根思、罗盛教……新华社不少报道名篇被收入教材、拍成电影

“在朝鲜北部成川郡石田里寺洞山的南山坡上,有一座新建的坟墓。一个多月,凡是在这座墓前经过的军民人等,都怀着崇敬的心情走上墓基,凭吊这位埋葬在朝鲜土地上的中国英雄——中国人民志愿军某师侦察连文书罗盛教同志。……”

这些文字,几代中国人都不陌生。

这就是后来被节选入小学语文课本的长篇通讯《不朽的国际主义战士罗盛教》,记述了一名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舍身抢救落水朝鲜少年的英雄事迹。

这篇散文是新华社记者戴煌于1952年2月4日从朝鲜前线发回的报道。

“1952年1月26日下午,正在平壤附近一个山里的志愿军某部驻地采访的戴煌,接到普金的电话,要他赶往一百几十里外的成川郡石田里,去采访志愿军战士罗盛教的牺牲事迹,要求越快越好。”多年前,万京华曾经在北京寓所采访了当时健在的戴煌老人。

“这匹马老实,你就骑它!”戴煌当年回忆,接到报道通知正是严冬,到处冰天雪地,路非常难走,部队又派不出车。团政委刘玉堂让战士牵来一匹不起眼的老白马对戴煌说。

就这样,在经历了从马上跌落拖行、徒步翻越雪山,连夜穿行满是积雪的陡峭山路,这位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参加革命,曾参加过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采访报道的新华社记者,在27日夜抵达罗盛教烈士生前所在部队的驻地。

采访期间,戴煌看到,村民们在罗盛教的墓前竖起了一块五尺多高的墓碑,用朝鲜文写着:“……生长在朝鲜土地上的人民,都应该永远地牢记着我们的友人罗盛教同志,学习他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

在翻阅罗盛教生前的日记书信时,戴煌更被烈士生前的一首短诗深深打动,“当我被侵略者的子弹打中以后/希望你不要在我的尸体面前停留/应该继续勇敢前进/为千万朝鲜人民和牺牲的同志报仇!”这些生动的素材都被记者引用到稿件中。

后来,这篇通讯经志愿军总分社编辑朱承修初编,又经过普金改定,用特急电发往北京总社。《不朽的国际主义战士罗盛教》的报道经新华社播发后,很快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像《不朽的国际主义战士罗盛教》一样,抗美援朝战争中,新华社很多新闻报道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上甘岭等战役的残酷和志愿军战士的忠勇;黄继光、杨根思、邱少云、罗盛教等志愿军战士的英勇事迹,就是通过战线上新华社记者的一条条生动的电文,一篇篇鲜活的报道,传回国内抵达读者而家喻户晓的。

1951年和1952年,总社特派记者华山曾先后三次到朝鲜前线采访。

“灯光又一闪亮。我也来得及看清了:布满大炸弹坑的稻田,炸裂的冰棱,黑压压一片忙碌的人影:摔倒的,挑土的,扛着土袋的,……深陷的车辙穿过奔忙的人丛。汽车又在黑暗中颠簸起来。‘这是敌人的重点封锁区。’团长安静地说道,轰炸政策失败以后,敌机最近又来一套‘重点轰炸’,几架‘B二九’一早一晚,集中一点扔下几百颗大炸弹,硬把周围的地皮掏烂,炸飞,连路基也给抬跑了。可是汽车来往,只要丈把宽的一条路面。

工兵一排突击道路又通了。

……”

这是1952年5月26日播发,由华山采写的通讯《万里纵横到处家》。

1938年就到延安参加革命的华山,是新华社著名的军事记者,曾任新华社社长的穆青这样评价华山:“他的才华超过了我们同时代的许多人。”他的短篇文学作品《鸡毛信》和新闻特写《英雄的十月》分别入选小学和中学语文教材。抗日题材的作品《鸡毛信》还被改编为同名电影,影响了几代国人。

华山的战地通讯非常善于从整个战局着眼,通过细致化的文学描写,以及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使人们既能看清战争的形势,又有很强的可读性。

“抗美援朝期间,总社和总分社要求前线记者要多写短小精悍的作品,多写事实,多写典型,能精确及时大量地报道,还要加强调查研究,及时发现新情况新问题,采取多种新闻形式进行报道。”

万京华说。

在1952年10月下旬到12月下旬

上甘岭战役报道中,由记者石峰、王玉章



▲新华社记者郭普民,1951年8月在朝鲜牺牲。



▲新华社记者高健飞,1951年9月在采访途中牺牲。



▲新华社记者刘鸣,1952年8月写稿时遇敌机空袭牺牲。

机器顶在脑袋上,我扶着他俩,水里全是冰碴子,到了对岸,裤子已经结冰了。”

1951年冬,钱嗣杰开着吉普车拉着记者徐熊和李秉衡从朝鲜北部前往开城,在崎岖的山路间遭遇敌机轰炸,“躲闪中,车被卡在一个巨大的弹坑中动弹不得,我猛一踩油门,汽车腾空而起,继续猛跑,呼啸的弹片在火光里乱飞,爆炸的气浪在开阔的地上翻滚。没有别的选择,我们只有闯过去,中途还不忘拍几张照片。”

钱嗣杰,这名曾在“板门店谈判”时担任谈判代表团新闻处摄影组组长的新华社著名摄影记者告诉陈小波,“我这一生,值!”

“战争时期,每一张底片都带着血。”陈小波说,每当自己把老人几十年前拍的照片拿给他们看时,老人们都会不约而同地说,“比起那些早晨出去中午就再也没能回来的战友,能活到今天,已经是赚了。”

5年前,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编辑罗婷因为“口述新华”,曾采访过参与抗美援朝的新华社记者们,她说,老前辈们身上那种对待新闻理想的信念与追求,以及知足常乐的人生态度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们的新闻是渗透着战士们鲜血的,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用血汗浇灌出来的。新闻不是个人的聪明才智,也不是个人的财富,更不能成为谋取私利的工具。”成一老人说。

华敏老人谈得最多的是:“作为幸存者,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如今已经92岁的钱嗣杰,在之前的采访中曾对陈小波说:“我想,认真工作,认真生活,就是对那些逝去的战友最好的纪念。”

朝鲜停战后,新华社在志愿军的报道机构于1954年5月相应改为志愿军分社。1956年,志愿军分社撤销,由新华社解放军分社派记者李犁常驻志愿军进行有关报道,直至志愿军部队1958年全部撤离回国。

“1996年,新华社新闻研究所与解放军分社一起举行志愿军总分社部分老同志座谈会,当时来了很多老同志,曾经战场上的生死战友再相聚,大家都很激动。”后来,万京华也到过不少老人家里去采访,很多人已不能再出门。

“等到2010年,新华社再举行座谈会时,能来的老人已经少了很多。有人甚至穿上了曾经的旧军装,胸前佩戴上了各种军功章。”如今,万京华能联系到的老人已经没有几位了,后来曾任外交部副部长,96岁的王殊老人,今年9月刚刚离世。

2018年,新华社征集社史资料和文物,在朝鲜战场上曾经做过新华社通讯员的贺应芳,将保存的一张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发给她的油印的稿费通知单捐了出来。

1951年3月从家乡重庆应征入伍的贺应芳,是朝鲜战场上不多的女战士之一。作为所在部队的政治部宣传干事,她从一开始抄收新华社新闻,到成为通讯员给新华社写稿子,追随新华社记者采访,并在朝鲜的三年间深深地爱上了记者的职业。1954年,回到国内的贺应芳第一时间给新华社人事处写了求职信,并附上在朝鲜时的战地报道,就这样成了一名新华社记者。

2015年,新华社总编室的朱小燕曾以口述形式采访过朱承修,她说,总编室工作的年轻人都认识这位关心国家大事和新华社事业发展的老同志,但对于他职业生涯中那些惊心动魄的战地经历,却知之甚少,他也鲜为人讲。

“整个采访让我感动、震撼,数次落泪。”朱小燕说,“从朱老身上,让我深刻地感受到,在新华社历史上,有一批像朱老这样的新闻人,在党和国家需要的时候,置生死于度外,冒着硝烟战火,以手中的笔和镜头为武器,为国家和新闻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用生命写下对祖国和人民的忠诚,对于今天的我们,他们是新华社的宝贵财富和厚重沉淀,是巨人的肩膀。今天我们一起来回忆他们的峥嵘岁月,不仅是铭记,更是弘扬。”

方政军

2006年5月10日至17日,由时任新华社总编室副总编辑俱孟军同志为团长,我和景如月、李志勇、陈必将等同志组成的新华社访朝代表团在朝鲜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考察访问,其中令人难忘的情景之一是瞻仰志愿军烈士墓,并为长眠于斯的新华社记者丁明同志扫墓。

离“三八线”不远的板门店附近,朝方安排我们瞻仰了开城的一处志愿军烈士墓群,在山峦

环抱中,静静地躺着12个大墓,看墓的朝鲜老百姓说,每墓有烈士约四五十人。在一个山坡上,我们找到了新华社记者丁明的墓碑,俱孟军同志和我们以水代酒,洒在地上,表达和寄托着来自遥远的祖国和新华社的哀思。

从平壤到开城,仅有两个小时的车程,为守卫朝鲜人民的锦绣江山,从1950年6月至1953年7月的3年多时间里,中国人民抗美援朝作战,成千上万的优秀儿女作为志愿军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来到陵园,我们的心情显得格外敬畏和沉重。在一个山岗上,立着一座石碑,上面用红色油漆镌刻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烈士永垂不朽”,代表团全体成员和与平壤分社同事、朝中社同仁一起,向志愿军烈士碑静静默哀。

新华社记者丁明同志的墓碑后面写着:“事略:丁明同志,中国湖南省长沙人,37岁,中国共产党员。1951年7月参加开城停战谈判工作,因积劳成疾不幸于同年9月29日病故,特勒石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和谈代表团全体同志谨志。1952年5月1日立。”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新华社先后派出50多名记者、编辑赴朝,组建了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包括丁明,新华社共有7名同志牺牲在朝鲜战场上。

在俱孟军同志的带领下,我们沿着石碑缓缓地绕行一周,鞠躬致敬,表达敬悼先烈之情。在开城志愿军烈士墓群中,还有零星小墓(有姓名)、合葬的大墓只标记“烈士之墓”。据守墓的朝鲜人和当地外事局官员介绍,这里只有名单,分不清谁是谁,有的只有衣物合葬于此,他们说朝鲜人民永远会守护好这些英灵。面对隐隐的青山和烈士墓群,我禁不住热泪盈眶,想象着这些血气方刚的年轻士兵,为了保卫和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的欢呼声中,远离祖国和亲人,用小米加步枪对抗着“联合国军”的飞机大炮,最后长眠在异国他乡。他们从中国的农村大地走来,在和帝国主义装备差距显著的条件下艰苦作战,视死如归。他们是平凡但最可爱的人。遥想当年,包括新华社记者在内,多少中国家庭父母送子女奔赴前线,多少热血青年,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一去不返,从此再也不能回到故乡和生他养他的父母身边,怎能不令人动情、痛心。望着阳光下淙淙的山泉闪着耀眼的光芒,我的眼睛再次湿润了。

位于平壤的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纪念碑气势恢宏,建于1953年8月,现址于1974年4月改建开馆,建筑面积52000平方米。令人震撼的是,我们在这里亲眼看到了邱少云烈士烧焦的棉衣肩章,黄继光烈士的奖状原件与水壶和毛岸英的墓碑。金日成1950年11月28日的现场指示:“我们要好好保护他的坟墓,战争结束后要搬到更好的地方去安置吧!”

我们参观了缴获的各种飞机、大炮、军车、炮弹、枪支,还看到了朝中社和人民日报刊用的新华社报道。

当年,新华社记者从朝鲜战场发回国内的许多战地新闻再现了志愿军战士舍生忘死、浴血奋战的英雄事迹,鼓舞了前线指战员和国内人民的士气,黄继光、邱少云、孙占元、罗盛教、毛岸英……众多平凡伟大的小人物感动了亿万父老乡亲和世界有识之士。正是战地记者的现场报道,让人们懂得了“谁是最可爱的人”。



之墓
方政军
朝鲜战场新华社记者丁明烈士